

著 家 克 臧

抱 擁

刊 店 書 星

抱 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月初版

書名：擁抱

著者人：臧克家

發行人：蕭芳庭
屠玉庭

發行者：寰星圖書雜誌社

上海總店：峨眉路一〇八號

電話四三八八四

武昌分店：武昌胡林翼路一六六號

經銷處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五洲書報社
上海聯合書報社
上海生活書店
台北市春秋書店
杭州東南圖書公司
漢口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基本定價：國幣八元

序 句

這本書的名字，是由錯中得來。朋友出叢書，要我也加入一本，並且先給一個書名，當時想了一下，順口說了：「擁抱」吧。朋友就把它預告了，而且印了宣傳品，連銜版也製好了。等到「掛紅」出版，打開目錄一看，糟了，我想用它做書名的那篇「她倆擁抱在一起了」，已經赫然在目，實在不勝遺憾與狼狽。改名字已經不成，好，就將錯就錯吧。

做錯了事，往往給它找一個藉口或解釋。「擁抱」這個名字實在不壞，「擁抱生活」已經是每個從事文藝工作者的信條，而且成了一個時興的口號。用「熱」與「力」向生活與藝術攏近，扣緊，而終至融為一體……

當然，這本小書是談不到這些的。這是個人的一個想頭。讀者想從這個名字上找到它另外的含意，或想入非非，那就有點對不起了。

三六，七月二十七日揮汗草。

編主泉范

書叢·學文星寰

集一第

李健吾	范泉	臧克家	蕭紅
雲彩霞	：創世紀	：擁抱	：呼蘭河傳
(劇本)	(散文)	(短篇)	(長篇)

目次

序 句·····	(一)
「媽媽」哭了·····	(二)
文藝工作者·····	(三二)
榮 報·····	(八六)
睡在棺材裏的人·····	(一〇七)
噩 夢·····	(一二八)

「媽媽」哭了

黎秀娟帶著一肚子氣走出了大門，小洋傘圓圓的影子，在地土毯面以六月陽的迴響聲。火，柏油馬路也軟化了，燥熱的風吹過來使人的鼻孔裏有一種要流血的感覺，像靠近一壘灰花四濺的鐵匠爐那樣的。她一想到今晌午她被迫「還席」的一幕，那幾位貴族小姐生氣帥樣子和諷刺的話頭便一起活生生的再現出來了。

「密斯林，謝謝你約『盛饌』和『盛意』了。」部長小姐眼睛望清那幾樣家常菜說：「平民派，平民派，大姐自稱平民派，這多時髦，多光榮呀！」——那幾位貴族的朋友們。

「各位都是吃一頓成席的飯，所以，我不必再給油膩的胃口加一番油膩了；但是去個遊不是怕花錢，這五萬塊我拿出來，我希望各位允許我把它捐到『難民收容所』去，他們一定

會感謝諸位的大慈大悲的。」她在心裏重覆着自己的話，彷彿打了一場勝仗。

重慶這些天正在鬧「虎立拉」，雖然頭幾天衛生局長在報上發言否認過，但是，「虎立拉」卻和局長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一天「拉」去了幾十個人用死屍來證實自己的威風。她向前走著，一口胡亂拚湊成的薄板棺材在四個人的肩膀上，匆匆的顫動着，棺頭上縛着一隻公鷄，血水一滴一滴的從縫子裏往下滴，她皺了一下眉頭，把一塊小白手帕按在鼻孔上了。走了沒有幾步，又是一個「輟抬」，蠅子嗡嗡的在紙框子上一起一落，後邊跟着白布裏頭的女人和孩子，哭聲幽幽的似有似無，像深秋的暮蟬一樣。路旁賣「涼粉」的身邊，依然圍着那麼多的窮人，一面用手驅着蠅子，一面用筷子往口裏撥；爛水果桃子，依然有人貪便宜，在講着付錢；野孩子們口裏唱着：「虎來拉」「虎來拉」，一會兒，跑到「汽水」攤子上去，把二十元一張的鈔票一攏，一手端起一杯黃橙橙的東西來咕咚咕咚的一氣灌了下去。當她經過中一路那個公用水龍頭的時候，如果不是看慣了，定會大吃一驚的。一條長長的隊伍，擊開足足有一里路長，梢桶碰着梢桶，爭吵聲接着爭吵聲，誰都想早把一挑自來水挑回家裏去，誰都把耐不住的心焦藉吵鬧和打架來發洩。水龍頭不住嘴的吐洩着，隊伍一小步一小步

的向前蠕動。潑在地上的水，成了一條小溪，慢慢的順着一條陰溝向下邊流去。

她經過了幾條街巷，幾乎家家門口都貼着一個紅十字，她走着，心裏納悶着這紅十字的意義，當她走完她的路程，到了江邊上她服務也可以說是她獻身的那個「兒童療養院」的時候，因為正在午睡的時間，一切都靜悄悄的。她領導着孩子們親手種的菜，也在毒死的太陽下乾渴得慄慄可憐的樣子。一脚踏進大門，那個六歲的孤女，小萍，一陣風的從門房裏跑出來，抱着她的一條大腿，「媽媽」「媽媽」的叫着。她愛憐的摸了摸她的頭，說：「怎麼不睡午覺？大太陽，不要到處亂跑。」一進辦公室的門，外間台子上那脫了下巴，每天用管子給他喂飲食的孩子，身上發出的那種屎臭尿騷的混合氣味，撲進她的鼻子，她向這個孩子的腮臉上投了一個慈悲的眼光，然後，放輕了脚步走進了內間裏去。

她坐在椅子上，想着她一路上看到的那些景象——那輾拾，那水桶，那圍着爛水菓桃子的窮孩子們，心裏很不好過，這不好過仔細分析起來是很複雜的，有憐憫，有恐怖，也有幾分恨的成分，她的感情隨着思想跑了老遠老遠一段路程，結果是，同情擴大了，把它整個給了那些愚昧，窮困和可憐的窮人，把那越來越大的恨歸了自己。她早已決定把自己渺小的一

生獻給祖國窮苦的同胞，她進「××醫學院」的目的不是爲了個人的前途，而是有一個理想鼓勵着她：將來到鄉村裏去開一所醫院，免費替窮人治病。她已經二十四歲了，多少名醫院裏的主任醫師破命的寫英文信追求她，（她乍回到祖國來的時候，不認識一個中國字，不會說一句中國話，時間才不過二年，她的聰明已教會她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了）。可是，都被她拒絕了，她連自己的婚姻也和未來理想的事業歸併在一起了。她覺得自己的敵人是疾病，和疾病作戰，戰勝它，把無數窮苦而結實的生命從死亡，痛苦裏拯救出來，這是自己的責任——神聖偉大的責任！從學校裏出來，憑她的社會關係和學識是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位置的，可是，她毅然決然的來到這「兒童療治院」擔任繁重的工作，拿很薄的薪水，爲了孩子們，爲了藥品，常常受窘，委屈。她想到，自從自己到「院」這一年來，多少男女孩子，死於肺癆，死於心臟病，都是舉目無親的死去，都是幾乎吐完了身上所有的血，瘦乾了身上所有的肉，帶着絕望，握緊她的手，叫着「媽媽！」死去的！她看着，一個人死了，第二個再補上去；她看見，每次一個孩子死了，幾十個孩子的臉色和心情多少天不能褪去死的恐怖和悲傷。她想到了這一些，又把這一些和今天所見到的連貫在一起，她感到羞辱和自恨。彷彿這

些人的死亡她應該負大部責任似的。

當她一踏進大門，小萍的那一聲熱情的「媽媽」也喚起了她許多感覺，這裏邊多半是溫暖，親切，聲音觸到她耳膜上，好像心碰上了心。她的心笑了——這是多麼舒暢然而也是多麼沉重的笑呵。二十四歲的一個出身富貴的女孩子，做了幾十個苦命孩子的「媽媽」，還隱隱的想做一切窮人的扶助者，想到這裏，部長小姐，二妹，連上母親的那諷嘲的樣子和尖酸的話頭，也又一次被她想起來了。

鐘，鐘，壁上的鐘敲了兩下，她驚了一跳，糾纏不清的思想斷了。她用手帕揩了一下額角上的薄汗，好似做了一件沉重的工作似的。

她的另一個思想——如何防止「虎立拉」，剛剛拉出個頭來，有着氣管痰老毛病的王楓走進辦公室來，嘩嘩嘩的報告着：「胡里平不好過，請「媽媽」去。」

「這孩子」，說着，她便起身向外走。

「哦，哦」，台上的那個孩子，也許有痛苦，也許沒有痛苦的這樣用不成語調的言語呼着「媽媽」。

「吃過營養湯沒有？」

點點頭。

「小便嗎？」

搖搖頭。

「那麼，好好的躺着，不要亂動。」她慈愛的說着，鼻孔裏帶着熟習而又親切的臭味急速的走進了男重病室。四張小牀上，躺着四個十幾歲的孩子，他們這短短的一段青春都在炮火和流離里失去了，他們語不成聲的噤嚨，曾經向千萬人唱過激昂的救亡歌曲；他們瘦得比麻桿還細的腿子，曾經跋涉過千山萬水；他們已經失形的臉面，曾經那麼紅潤潤的上面印着母親的親吻；但是現在，他們只能夠仰望天花板，連轉身的力量也沒有了。他們在絕望中一天一天的，一刻一刻的，一剎那一剎那的，聽死神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向他們走近。

她一進門，把脚步放得輕悄悄的，可是，像憑心靈的感覺似的，他們已經知道是誰進來了。每一個人的眼睛裏立刻亮了一下，像監牢裏漏進了一線陽光。

「怎麼？你又發燒？」她走近了胡里平，把右手在額上撫了一下。

「不好受，好像又要吐血，我……」這孩子不敢把恐怖的感覺說出來，用眼睛盯她，像抓住了一個希望。

「前幾天『院慶』，你畫得太累了，你這個孩子總是不聽話。」她親愛的輕輕責備着，這責備在他卻是一個莫大的安慰，他想微笑，但嘴角一歪，他卻流出淚來了，這彷彿是在用淚表示自己的追悔，向「媽媽」告饒：「以後，我再也不敢了，以後我再也不敢了。」

「靜靜的，我給你打針。」她回頭向外走，她感覺自己的身上有眼光，那些眼光，多麼黯淡，可憐，而又充滿着絕望呵。她走着，她後悔自己的責備。這些孩子們，天天夜夜在死的圍攻和防衛裏，就忍心不讓他們把死的黑影從心頭丟卻，快樂一天嗎？這重病室裏的四張小牀，已經換過多少病人，而現在的那三個，不久怕也要把這塊佔據了許久的小地盤讓給他們的後來者了。胡里平，這個小畫家，還是比較輕的一個，但他的生命也正在被死亡和希望作着爭奪戰的當中。她想到了「院慶」那天的熱鬧，和孩子們的生之歡笑的樣子，她也想到了，壁報上那「死神」的面孔，和令人不忍卒讀的文字。

「媽媽抱，

我就跳。」

「小瘋子」在院子裏叫鬧，看着她來了，唱起歌來。

「劉小英，不準鬧！你看，同學們都在笑你了。」

果然，他靜下來了。同學們在西牆根的蔭涼裏望着他。

四點鐘左右的時候，辦公室裏響着爭吵的聲音，門外，窗戶外邊，擁集着許多病孩子。

「我並不是不愛護同學，但我也要替我想院裏的經費和請款的困難呵。」

「病，總是要治的，我們不能不把孩子從死裏救出來！李紋玉要送『中央醫院』打空氣

針，這是必需的！」

「你成了孩子們的『媽媽』，我倒成了孩子們的『仇家』！你說句話容易，我辦起事來

可就難了！」

你一句我一句的頂着。黎秀娟是這樣一個人，性情極柔而又極剛，她在窮人和可憐的孩子們臉前，慈愛寬大得像一個「媽媽」，而在強權的面前，她卻比它更強！她同柳院長一上來本來是很相投的，睡在一個房間裏，凡事都聽從她的意見。可是後來，因為她太愛護這些

孩子了，大事小節站在他（她）們這一邊，弄得柳院長覺得她有點和自己爲難，關係就越來越不調諧了。今天下午，她們又爲了孩子們的事在爭吵了，她說孩子們的「營養湯」雞蛋太少；她提議把自己養的豬殺一隻給孩子們吃；她認爲應該向「總會」要求增加醫藥費；這一些，柳院長按「公事」的眼光看起來，是有些過份的。

一場爭吵並沒有什麼結果，大家都板着臉子沉在沉默裏。這時候，會計把薪水包送了過來。她順眼看着包皮上的字：扣捐「營養費」五萬元，預支五萬元——大半花在買給孩子們吃的糖菓費上——剩餘的只有六萬多元了。

她走出院門的時候，已經五點多了，孩子們跑着跳着追在後邊，向她歡呼，向她微笑，望着她小小的身影一步步的遠了。

從百貨商店裏買了一件花布衣料，一隻手拿着它，一隻手提着小洋傘，這時候，太陽已經變成有氣無力的了。在走近自己那座樓房的斜對面，有幾個婦女在聚着從石頭縫裏流下來的一點點的渾水，搶着洗她們破破爛爛的衣裳。這條可憐的小水流，叫人沒法找出它的根源，或者是從右手山崖上沁下來的，也許是那個公用龍頭的一點流涎，但，不管怎樣，當它

沈到這兒的時候，已經失去它的本色了。

「三位仙姑，托化成三個女客，在在……」那個十五六歲的「巴眼子」姑娘，把翹着的屁股放平了，「袖子揩了一下滿臉的汗水，「馬瞪」了幾下紅紅的翻眼皮，又把身子俯了下去。

「人家說得活鼻子觀眼的，在那條街上，那個旅館裏，有名有姓的，可恨我這個耳性！說是，一天夜裏，人睡都睡了，這三位仙姑商量着明天到那家去，最後，她們細聲細氣的說：有「紅十字」的門是不能進去的。可巧，隔壁有位客人剛睡醒一覺，把話偷聽了去，第二天一早，這三位女客不見影了。」

「是咯。」跪在她下流的一位瘦女人應和着她，把頭一拾，恐怕別人搶了她的這點水去似的，又趕忙低下頭去很起勁的擦她的衣裳。

「什麼「虎來拉」，「虎來拉」，說得怕死人！反正我們已經貼了「十字」，管它！」
「卯簿上沒名字，闖進閻羅殿去也會把你趕出來；榜上有名，那無法，在數不可逃！」
那個人一面津津有味地在說話，可是彼此用眼「揷」的別個，怕她阻住了自己的水源。

當黎秀娟走過她們的當兒，正有一個老頭子在她們的下流裏用一個小瓢子向桶裏「刮」水。她吃了一驚，想停下來向他說幾句話，可是，遲疑了一下，帶着她的吃驚和難過推開大門走進自己的大庭院裏去了。

小妹妹秀麗正蹲在地上，雙手撥弄着一個大木盆裏的清水，非常得意的樣子。大門的響聲，使她一回頭，看見是大姐回來了，便跑着迎上去，白襯衣的大翻領像蝴蝶的翅膀一樣，不是工人褲子的兩條帶子壓在肩上，它就要飛去了。

「大姐，大姐，你看我的小汽艇在橫過太平洋呢。」妹妹拉起大姐的右臂，彎着腰，像在吃力的拉繩。臉上帶着一個孩子向人誇示一個奇蹟的表情。

「呵，可惜這些清水！」大姐用手撥了一下，帶着一種清涼的感覺，望着自己的影子動蕩在水裏。不是姐姐的話而是她的表情使妹妹的豪興頹敗了，微笑從嘴角上慢慢的消失，最後只剩下了一個撮起的小嘴巴。

「外邊的窮人吃陰溝裏的泥漿，我們不好糟塌這樣的好水。」姐姐是非常愛她這個樸素，善良，肯用功唸書的小妹妹的。妹妹也特別敬重這位大姐，拿她做模範，這個家庭如果